

華海師全卷之七



청구 번호	상 320.4 63938 v. 1	등록 번호	79029
저자명	元元錫		
서명	峯海節全 1		
소속	이름	대출일	반납 비난의

請番 079029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七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東方淵源錄

弘儒候薛聰字聰智號冰雪齋一號西嶽新羅神文  
王時人父元曉爲沙門僧淹解佛書後以返本改名  
曰思自號曰小性居士娶瑤石宮寡女生聰々生而  
明銳旣長以方言解禮經味沉典謨乃悟佛書爲異  
端而虛誕收拾家藏佛書盡焚之博學究經善於屬  
文而訓蒙導後學自是有知覺者乃知有孔子之道

爲善道而尊之釋氏之道爲異端而賤之斯文吾道以斯人之功不可以泯之薛子事神文王勸王立國學因曰不可不先尊於立本立本者立師廟也而祀孔子是也神文王從而欲立之未果而薨又勸孝昭王辦費國財半入使中國請奉聖人畫像且買典籍來以繼述先王盛德之志孝昭不從乃棄官歸田里剪茅結立大堯祠以舜禹湯文武配之考經益究以當時其朝贊翊之臣列板以庶食只以稷契不享于庶而別立祠於堯廟之東西以契入于東而以湯之後中興之聖配之以傳說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齊

之徒使享于廡以稷入于西而以公劉太王王季太  
伯虞仲成康配之考諸詩經以仲山甫尹吉甫衛武  
公之徒使享于廡起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  
之廟於堯廟之後立孔子之廟於堯廟之前而以七  
十弟子配享又采古昔中國先儒可以爲師法於後  
世者本國前後有德之士皆別立於前後左右築室  
於其間以居之至景哀聖德王時馳命召之公赴召  
聖德王問政要公曰爲政之本莫先於費國財入使  
中國奉群聖賢畫像與祭器又買自古已成法典謨  
具來立祠以春秋享之又立師國都郡邑閭巷各授

典籍而教人培養之其不才者歸于農工商其才者  
選之以教學使之心通儀習禁入佛教而變俗用夏  
而已其外別術老臣所不知聖德王從之公薦門徒  
申守忠等三十人入使中國王又問政要公勸置典  
祀典屬禮部又勸告百官進規戒諫爭苦逆之言問  
高年賑饑民養鰥寡廢疾之法王皆從之公時年八  
十九矣未見守忠等還而卒守忠回自唐奉孔聖十  
哲七十弟子畫像而來置大學盛矣吾東方始自九  
種夷島處海隅檀君始創國而與大堯並立至大  
禹時送扶屢世子往朝塗山而略模中國制度以來

若干設施以變夷俗至周武王時殷太師箕子痛  
殷喪而不僕于周浮海東以檀氏後嗣君服德讓都  
界移都今文化九月山東箕子辭不受國人乃擁立  
爲君箕子不得已未拂人心而登位教義禮設八條  
初箕子東來時亦罔僕于周而推仁從來者五千人  
而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百工技藝者皆雜興  
而隨來矣箕子乃以詩書禮樂者掌爲教民化俗之  
官以醫藥者掌爲濟民疾病之官以巫掌爲山川與  
辨分屬神人是非之官使無相侵瀆以卜筮掌爲吉  
凶辨知之官以百工技藝者分掌爲表貴賤衣冠與



器用制度之官植柳木以全人氣之剛柔制平涼冠  
以示喪殷之痛序五倫而使民自恥作過於是民無  
侵奪長幼貴賤有序男女貞信籩豆有次神人有屬  
與中國相符以後世海隅孤島亦王霸之治雜而又  
釋教瀆之矣至薛聰而風世世乃有知尊孔氏之道  
箕子幾墜緒業復振用夏一變而還羞中國之衰教  
男女多尙孝悌節義風俗丕變大矣薛子爲斯文之  
垂統歟此說吾嘗聞諸雲月齋申文貞允子簡齋文  
暄公以文貞先生遺說道之矣又於其門生金革金  
三近謝隱丈父子詳聞之矣

竹亭曰大哉天以薛子降于吾東方與侔中國盛世之樹教遺風歟且夫自古諫君者皆特言逆旨氣節太剛故難入而諫爭忠直之士多敗者是也謹究孟子書於齊於梁問答不直截逢逆幾皆初若承順贊美其問而繼以陳仁義開善閉邪使之自格覺悟如此則雖昏君暴主可與進道者豈不好賢樂問蓋防源君心之萌疵莫善乎是未嘗不歎矣得見薛子之答神文處取譬喻之辭以謂實是真得大儒者導君之體耘谷曰何謂曰神文始舉薛子從燕居謂薛子曰卿有異聞者乎子救我過爲我陳之薛子乃設花

王薔薇白頭翁之說曰昔有花王有一佳人名薔薇朱  
顏玉齒鮮粧靚服者也願薦枕於香帷又有一丈夫  
名曰白頭翁布衣革帶扶杖傴僂而來曰不識王有  
意乎王曰丈夫之言誠有道理佳人難得如此何丈  
夫曰凡爲君莫不與老成而興昵佳人而亡然而佳  
人易合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子不  
遇而終身憑唐皓首而郎潛自古如此花王謝其諷  
臣此說得世傳古談以記之然有理故爲陳之王曰  
請書之以爲誠其誥君之體亦寧非特然哉耘谷曰  
薛子可以導化世君而善格君心之非薛子可謂真

儒者也薛子可配聖廡而安者也大矣哉我顯聖不  
納崔文憲之言致遠不可入享聖廡而追封入享則  
雖失之然聽文憲之言而以薛子追封弘儒侯入享  
聖廡則豈不爲中興主樹植士風之盛舉哉夫堯舜  
之道至文武周公孔顏曾思孟其間皆多百年後以  
繼起而又千四百載後始至大宋之閩洛復續之噫  
其間雖有漢董唐韓而董則不能壁立千仞於一正  
終條理韓則踈於躬踐之實迺於精微之妙皆不得  
快許之傳而中絕復續者如彼久而泯滅之後於中  
華之國惟尙如此況不中國之東方一海偏隅乎故

孟子有五六七百年之歎然則薛子不能極堯舜孔  
孟之盡道而羅季無傳非不是例常事至我高麗崔  
文憲先生復創斯文斯可謂猶速矣

崔文憲先生名冲字浩然號放晦軒海州人朔寧胥  
吏溫之子夢凝奎星而生天恣瓌偉性操堅貞自以  
直言忤權惡被黜顯廟卽位卽召之先生曰今王之  
致統前王之既定正命前王之弑康兆也非今王也  
斯可以就之當與周旋卽就仕時契丹來寇先生中  
道奉國憂爲將赴敵還姜邯贊使鎮降議廷訛拔策  
保殿體舉河洪辰於路上入丹說班師拔鄭成於行

伍爲鎮使而分軍屬之追丹兵連擊破之世之以退  
丹兵不知爲先生之勳而以王讚邯贊之詩句全謂  
姜公之功豈眞見哉顯廟以文職臺閣易置武臣兼  
帶先生諫曰文臣雖非其人其禍遲武臣習氣麤知  
兵熟兼其職而若一非其人則其禍急盖禍弊不在  
文臣惟在用人之非其人然則此都在宰相之舉人  
如何耳宰相之非其人都在王心之用舍悅惡如何  
耳夫拔人國中任之斯政察其予奪取舍又諮訪百  
姓心之向背於誹謗之木題善之樑任之彼政又如  
之試之極詳國人咸曰某可以佐我王德保我邦民

觀之彼政斯政無非無議而極迪于德然後取用爲  
相則舉人亦皆由是以其人奚有禍弊奏諫王不勝  
用先生歎曰噫天不用言自辭一退可以自當文職  
之任教以後生于余之素學以報日後有霽之用乃  
請立中學教率官自願帶職曰今自中興干戈才息  
未遑文教若棄冲則已不棄則任之文職一長官使  
教之一番人乃收召後進教誨不倦顯廟庚申以崔  
致遠乃從祀聖廡先生摘指斯文之害而不可忝瀆  
大聖之廟廡請以薛子從享使後進懲知進就之擇  
精雖不得黜致遠然壬戌以薛子終成從享使後進

進辨懲知擇就德宗之三年執喪有盡子之道能明  
於剛斷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之賢者朝無欺  
蔽民安其生之政皆先生之納教也靖宗之十二年  
政教善斷皆從先生之教也文宗之三年爲時侍先中饗  
國老庶老及義士節婦孝子且鰥寡孤獨廢疾無養  
者晏保無憂皆先生之獻教籌策而四年庚寅國家  
以婚禮作恥先生引周南篇欲正婚路大誦于前又  
引匡衡詩辭極美讚揚又引秦晉辰嬴之悖常唐國  
帝君亂倫之事以諷之乃請正婚禮同姓遠近者不  
婚姻戚有行者不婚又以親姓異戚故舊家改嫁女



子不許納欲爲規定時小人以先生故多滯清要不  
得秉政乃讒以誹謗國家先王已來之婚制見忤先  
生乃退中學封納侍中政印欲以教諸生任責曰吾  
致身五朝武臣秉政梗教之弊淆婚創寺之俗欲規  
定未能惟余無回天誠之罪也然則不能致正閉邪  
何以報父母享祿之國耶可以教諸生或報於日後  
望復創箕聖垂東之遺化餘韻乃自居中學又左右  
設東西國學享前聖哲模倣薛冰雪齋之古規盡分  
家彥俸祿拔生徒中夙成者分遣州郡設庠序學校  
作之師而風動四儒延攬就教鄉以升州州以升道

道以升中學各任國學齋內執事日就講筵討以經  
帙妙旨暇以習揖讓進退俎豆飲射之禮於是諸生  
填溢門巷遂分九齋謂之侍中崔先生徒凡應舉者  
必先就中學隸名體習七年然後就仕謂之清班故  
自後舉子爭追隸名於九齋籍中而以不得許隸名  
爲恥是以俗尙端正風雅不以虛飾得以隸名謂之  
文獻徒於是儒臣爭慕欽尙各相立徒十一徒者以  
其所進之示及自讓立徒等分以學序次次升業於  
先生徒東方學校由先生大興是時稱爲海東孔子  
蓋於先生不是妄稱年七十以耄昏以其教任之夙

成之儒而乞退然軍國大事大定奏章有疑則悉就  
諮之無不中節例帶太史中書令二十二年卒贈諡  
文憲大哉先生之於我麗始創垂統之風旨歟始自  
箕聖之奠東而先生自當中學左右設先聖之祠以  
箕聖配之而以國家獨不立廟報其垂統東方之人  
得謂欠典累言塌下爲近小毒沮未得奏旨常歎曰  
箕聖肇創東方變夷侷華而群小以傷財奸說常沮  
聖旨不得獨立廟殿而同享之于中國之列聖哲祠  
何國家痼惑凶神之誣術空費創寺於衆所而不貸  
創一寺之費獨厥箕聖廟而不行典祀委廢陵廟乎

至肅宗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尙書申洪尙之徒  
乃述其師之遺歎盛志奏我國禮義自箕子始而廟  
貌猶闕不在典祀乞使求墳墓立殿祀春秋祭奠之  
以報仁賢之遺化垂統以終國子先師崔文憲之志  
答舉國儒者之望乃從之始蒙允遂創睿宗己丑四  
年右文直學申晟奏請國學之側立養賢庫養士追  
先生遺志也己亥十四年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  
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尙書  
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  
曰養正武學曰講藝講藝者射禮也此皆先生之遺

風薰化論經究趣之餘韻世傳先生文集四卷曰天道地道物道人道無非是一而二二而萬萬而一者皆理與氣同元流判之廣大究終歸元之微妙一機所以異之者判而成性後質分拘質而悖常之謂也愚者棄者見之無不懼而思返者也云云毅宗二十四年庚寅武凶鄭仲夫之亂仲夫等蓄怒文臣由於先生盡焚設施中學國學郡學先聖廟及九齋窮搜先生文集所在投爐無遺噫先生之文必精微詳妙而天何縱其之還塞其道傳耶晦軒易東不諉齋無不景慕悵歎曰焚詩書之禍豈意又海東又曰天之

生李斯鄭仲夫天道窮否極塞時也今先生之九齋  
填溢門徒豈盡枚數觀先生子孫之行可以知先生  
之道無弊其傳先生有二子曰惟善惟吉惟善官知  
中樞院事至侍中爲人正直素疾佛教每歎曰佛教  
之行輪回報應之說尤毒中惡世上無忌作惡其曰  
勸善施助以應後生脫其此生作非之罪賊傷天地  
之常欺惑此人心自以貌樣作人中禽獸而所謂  
道者非先王之真契國家創興王寺諫曰唐太宗不  
許立寺勸我太祖訓要曰嗣王及公侯臣僚無得爭  
修願寺刹奈何竭民財力以危邦本耶又曰危邦本

而以助虛張妖言誣世之鬼廟乎王優答之卽日入  
侍王曰諫爭是忠從好是佞惟善曰創業雖易垂統  
爲難守成雖易聲教爲難然守成之於創垂創垂雖  
易守成惟難御史盧成旦以直言忤旨王怒命縛之  
公諫曰朝臣有罪當付有司怒溢殿庭非王道王怒  
霽公卒贈諡文和號樂真窩弟惟吉官尙書令性操  
堅直疾異端如仇讎所到郡邑必嘗焚僧寺解佛像  
毀淫祠只勤先賢與山川祀每朝殿廷一無奏事常  
大誦孟子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仇讎章又師文  
王章師伊尹章闢異端章與吳起舟中之人皆敵國

章韓文公原道佛骨表及李克答卜相章每歎其誦  
半日後趨出時大老先生年高無恙王賜國老宴公  
兄弟扶而赴燕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  
曰尙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公之號月溪  
觀於公之兄弟文憲家訓可知矣先生又有孫曰思  
諒曰思諷思諒爲人中端表雅沉靜寡言聞過必拜  
門無納僧秉國鈞主交柄名重當時思諷力學擢科  
所至播溢聲績爲相論議務在大體常無輕改舊章  
門弟子有來謁者訓以孝親事君之道睦族敦戚之  
誼戒以浸漬異端敬信朋友雖謝仕居家憂國之心



未嘗替安晦軒曰崔文憲先生使在泗洙亦必爲高弟而設施所廣溫容雅操過仲由冉求遠矣禹易東曰我師文成早年踈識迂學濂洛諸文未到而先生之文焚而無傳故也文成晚年究精濂洛文來故而若先生之文在使我師文成無悔於晚年矣申文貞曰薛子廣設施聖哲廟始創學校極備而依規區畫設施垂統之極開蒙進用之趣崔子過薛子遠矣遺傳入鄭賊之焚禍無傳爲斯文之痛極矣安文成之設施學校纔得其餘粗而不廣也鄭圃隱李牧隱俱曰究文憲先生之設施學校規畫後進且追思輯文

之遺意而想像或不下於濂洛大老師而今其文不傳嗚呼噫矣

金文安先生名良鑑光州人耘谷曰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大剏其後崔文憲中興金文安亦倡繼絕修聖賢淵源之廟入于中國輸贏經傳旨訣開我東方後學之功甚大而踐履之實宜悉其文集文集之刊行未爲廣布不言弘儒文憲遺韻之廣博而盡沒於仲夫之火故先輩不得詳於遺韻影響以余淺薄識見豈能悉耶仲夫爲斯害之酷何其極歟金鼎抵

范伏厓書曰噫吾聞諸師

軒理猷

及先考

利名英

師及先

考聞於簡齋文暄先生先生聞於雲月齋文貞先生  
曰我東聖道直自檀君送子朝塗山得傳發軔而大  
明變夷則實自箕聖啓基垂統造詣用夏修明五常  
敦守立真者多而弘儒文憲之道特其拔萃問學卓  
立者不小然其心得悟於箕聖之遺風餘韻其道得  
廣於經傳之東來方冊載典以大所立之正矣不越  
乎遺旨之要領大綱而金文安則入使皇宋微辭奧  
旨受於程門耳提面命是以文安嘗曰吾之心悟素  
守得於東師之遺韻其爲博約微奧親受皇宋程門  
之下矣至於蘇軾雖知慕仙述釋其行儒名而墨

行實爲亂真之大蠹異端者然侯國小邦之人不敢  
相忤於皇國人易生決隙而恐貽國家之憂故孔修  
極謙之好且其文章及忠節可尙爲愛重故親愛而  
蘇軾亦愛我者多矣韓子於潮州十數日州郭之飲  
何傷於韓子之本志哉此言蓋文安接夫斯文之正  
不爲過矣不幸仲夫出而起禍遺訣無傳斯文之厄  
何其極耶簡齋先生乃命門生諸子編修老先生遊  
元時聞文安先生八宋遺傳程子問答之若干說而  
搜輯編來並稱崔文憲載於華海師大全中師全又  
值累刼之灰至於依稀彷彿之言無遺片言隻字於

世幸聞公與元處士搜以輯若干編秘守壽傳計云  
故裁說謹上雖績辭無能得記所以然事然載傳編  
末以爲斯文萬一之發明如何

安晦軒先生名珣初名裕興州人官贊成事性操端  
莊安詳在相府中籌畫善斷雖違小人之志同列賢  
者則但承順惟謹不敢爭異且有知鑑過倫初見金  
怡白元恒未達時曰後必貴又李益齋李異少俱有  
名望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後必貴且壽異則不年  
後皆驗之忠烈朝元徵王及公主晦軒扈從元使丞  
相召問曰汝王何不愛公主答曰閨闈之間非外臣

所知丞相以其言奏之元主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晦軒與元主與元朝臣論事言文咸曰東方又生許魯齋雖謝事居家憂國之心未嘗忘于懷喜賓客好禮好施與文章清勁不喜佳句自得見朱子書與諸經章句後深信篤學晚年常掛朱子畫像若將對越君師以致景慕之實意遂自號曰晦軒乃以養育人才興復斯文爲己任時國學庠序大壞儒學日衰大憂之以興學校之責自負出家財建國太學瞻學財出奴婢百口守供役議兩府請助六品以上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捧納養賢庫存本取

息永爲教養之資國家聞之亦出內府錢布以助之  
晦軒乃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赴元畫先聖及七十  
子之眞像又賄祭器俎豆與樂器及備章註之六經  
諸子書以來又以李愷李瑱爲經史校授都監以禹  
易東劬書而解理撰要名曰初學開蒙以辛困齋爲  
勸討掌於是橫經帶書日就受業者百計鄭仲夫之  
亂後文風始振年六十四卒及葬七館十二學徒皆  
素服祭於路晦軒又早識釋教之斯害每勇於攻斥  
見申壯節公之遺衣帶詩一韻二詩追和曰箕奠海  
東千百歲洙風又及但存神薛公跡熄申公起不幸

早年死節人又和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

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至今春草寂無人

申衣壯帶詩節見公

上世編獻觀於其和詩可以想像其風采庶食聖廟可以

無愧焉

禹易東先生名倬字天章丹山人深於易學精於理  
數卜筮無不中影數神致妙且周易東來演義未精  
備先生嘗入中國一覽宋儒氏演義集註之具備精  
微心誦以來謄傳開蒙于東故世謂號易東先生先  
生爲人聰敏秉性清神雅量惜陰勇究恭勤成德不  
恥自卑樂問門下求之益精老愈加勉一創義理群



學有歸忠烈朝少登科不屑仕散在末班韓希愈張  
鑑俞千遇申衍洪子藩崔有滄六人結友同賢常以  
舉賢爲己任適安文成公家問人才文成言及易東  
必更起危坐敬而論之故累薦南臺嘗調寧海府府  
有妖神祠名曰八鈴民俗毒惑靈恠行祀甚瀆先生  
碎其神而沉之海毀焚其祠淫祠遂絕所適州郡必  
焚淫祠寺刹佛經塑像凡九州所毀九百三十九所  
而所留餘者皆國創寺也不得已而不能然施助則  
嘗無許也又國俗自初王公宮闈及士庶婚路不避  
五服之嫌故先生奏請禁外從姨從兄弟及五服之

內同姓遠近皆禁通婚國家只允五服之內外從兄弟通婚則禁又請我國雖服屬于元治分其界自王公及士庶皆復宋制華衣冠定差規行但王公及卿大夫當朝元入去時及對元使時則暫借元儀制若以此謂邪以嫌之則但當以臣定使入元則分定規制而還國家不許先生乃慨然長歎曰天常窮塞矣於是只喻同志相好者及門徒自相遵華制忠宣王以閨闈事作恥先生以監察糾正白衣折斧束藁膝席極言裁書上疏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先生勵聲曰卿等爲近臣不能格非逢惡至此卿知其罪乎左

右震懼戰栗王亦有悔慙然溺心不允故先生乃棄  
官封印退歸福州禮安縣忠肅廟聞其忠義精學嘉  
之再召不起後以教導官起諫解門徒申文貞未幾  
以祭酒志不合托以老耄退于禮安縣先生博通經  
史無不涉獵居家自如立朝動容周旋無不中律每  
常自歎曰吾學自經術取則其動默行止斷之以先  
聖哲已定規典則吾能之矣大事言議則吾能判之  
以義理至其精微精神委老心常昏塞故不能而門  
幸有師友申君賢其學霎思霎見無不精到妙極純  
備著微而開塞洞豁故吾之成就老得百倍先生其

自謙德如此嘗程傳初來而東方無能知者先生閉  
門月餘潛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而宋儒  
氏周程張朱范蔡黃真諸氏微旨極趣諸說次次無  
不備到而先生得自程傳之解解理尋妙之工已熟  
便見卽解或極難解處究之半日終日無不明析無  
過三日者又究諸家婚喪祭禮說自爲家禮一切遵  
行而一無從俗先生集有初學開蒙篇及家禮要精  
篇又有徒酬篇五卷此與門弟朋  
友問答學趣而自得申文貞於  
門乃歎曰吾學程朱文理則無不解順取則然尋精  
妙益老則不能今申君便見卽解如出己判洞推一

元理條之彌萬神透造跡此人之程朱書之庸易乃以所著盡付申文貞命筆削校正文貞自謙不敢先生曰吾子以老夫欲遺疑耶文貞先生乃加極研精定帙成篇其後亦皆入申文貞先生輯全投火時毒爐中無傳焉噫高麗鄭仲夫之禍再轉矣其於斯文之運塞何先生卒年八十有一後文貞先生於忠穆朝請諡文僖公申文貞李稼亭鄭圃隱及諸子皆以先生比之安文成賢過遠矣侔之崔文憲得矣蓋先生爲道大略如此大哉先生之生斯世也卽繼以天縱月精申文貞先生以爲斯道也歟

申文貞先生名賢字浩仁號不諛齋

大俱全載

巍巍乎哉

文貞先生之爲道也歟深深乎哉文貞先生之爲道也歟上像子巍巍卽惟太虛也下像于深深卽惟不測也已矣噫夫子之爲學也道極而巍不勝高因爲崩折耶旨極而深不勝下因爲沒滅耶如何爲世怒之孔酷斯其爲時諱之極毒也嗚嗚也哉先生之實蹟推此則如斯而已矣故其藏吾其知也其極吾所不知也吾儕何可引以復煩先生之未延日人鄭子

圃隱起

鄭圃隱名夢周字達可父成均服膺齋生贈門下侍

中日城府院君云瓘母卞韓國夫人永川李氏署承  
約之女得大夢龍馬躍出洛水周公乘龍馬手持蘭  
花一枝來臨室門外曰我以蘭遺爾夫妻善種子家  
以蘭馱龍馬入門因驚覺乃夢也乃生鄭子因名曰  
夢蘭冠後又名曰夢龍旋改錫曰夢周皆應夢兆也  
初私淑諸人冠後受學於申子文貞先生而先生入  
元則受聞於簡齋申文暄討論於尹栗亭及李牧隱  
性操洞徹光明才器豪邁絕倫然納戒抑氣溫恭自  
虛惜陰寸分所受期極嘗從文貞先生於元至中國  
定館後與從子六七人出玩元國人物一相官出街

路卽見下車拜曰不意今見古周公由是官班進朝者皆下式過後一相官出見曰非周公之後生也嘗觀周公祠於古魯都太廟門內畫繫周公所乘之馬像如彼儲氣而今見其人前之影彩河圖文彩隱隱後之影彩洛書文彩隱隱前相誤矣前相者曰果然吾嘗入見太廟今已久矣眼習依依故云然非申子之從來者耶公因隱避其人因問從玩者曰然由是元人因稱從東海申子來者有馬周公也其時從玩者卽尹栗亭李牧隱申醇隱金謝隱申弗尤安春谷申歸來之徒也公立朝時每誦夫子曰殷有三仁章



常必不覺下淚驪興朝時倭患常作遣使每被拘囚  
公自請入使極諫交隣之道動格以仁義倭君敬服  
下床拜曰鄭子聖人也僕以夷邦敢慢耶厚待極備  
其於虜人服仁如此孟子曰仁者無敵此之謂歟時  
國家與大明未和高皇帝將欲加兵公入使天子見  
曰卿真大人君子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然卿國  
本根夷土也風土人物之生豈皆卿與朕師耶孔子  
之世世皆不爲孔子也敬待極備問道極恭公以大  
學八條目中庸九經章奏策天子許和曰朕非不知  
卿國多詐然以朕師與卿故許之公自從師問道雖

未常陪受深得性理之學精研極到分析如視掌申  
文貞先生每許曰吾道由爾而欲待暢明然吾之出  
處爲嚴子陵黃叔度爾之出處爲陳蕃諸葛子豈不  
爲道衰之嘆耶公之天挺平正有志節大道人無間  
言或戲曰人言子有三失知否曰試言之或曰人言  
子於朋友讌飲先入後罷飲酒太遲曰誠有之少在  
鄉曲得一盆濁醪思欲與親戚朋友一歡今旣富貴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豈悻々然哉或曰人言  
子於色不得淡然笑曰好色人之常情孔子亦曰如  
好好色則孔子非不知好色爲人之常情故訓以好

善如之是以吾於見美色自如不得淡然者每思推  
好色之情易以好賢之心警覺自勇故不得不狀未  
如淡然而然思賢自勇亦動心也未至孟子不動心  
已成之道體極致此則吾學之甚短處也或曰人言  
子於唐物交易不得無心公正色曰老夫家貧子女  
寔繁婚姻之禮例用唐物吾不免俗耳况交遷有無  
聖人之遺制吾何嫌乎公嘗爲博士兼教官先以性  
理精妙之學五倫三綱之所以然及禮記說宋儒氏  
諸子禮說文貞先生涵包道之說又擇善固執誠敬  
致道之術教授生徒廷對及向對東宮亦每以此先

道公蓋於朝廷不動聲色處大事決大疑定大議斷  
有刑咸適其宜而爲群惡執權之所異議沮抑雖不  
得施行或爲納者則無不中道是以世服其王佐才  
也噫公遭時艱處流溢所學左酬右答無不以道多  
所張設亦無非王道世俗凡喪祭專尙桑門法雖名  
家儒族祭必設紙錢祭竟焚之或祭先誦佛經而行  
之公請令士庶效倣朱子家禮作主立家廟奉先祀  
又守令及吏胥嚴其黜陟舉賢揚能不遺下流又請  
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立義倉賑窮乏  
設水站便漕運所著詩文英豪峻潔而今聞鄭道傳

輩以放浪詞藻遊寺雜咏自做加冕以謂某詩厚誣  
舉世毒悖純道雖是亂逆之徒何其甚也公與陶  
隱建議定百官及士庶冠服有差一遵華制大明使  
臣徐質來見嘆曰不圖高麗復襲中華文物公之爲  
道也特然屹如爲壁立千仞不可拔之勢似喬嶽插  
像濶然深如爲層濤萬丈不可測之量似河漢汪流  
也

噫圃隱有理氣性情說天地人物一元各體說氣化  
殊質理隨變異究則還理一理無外說氣亦究元只  
本二五本非粹駁殊說及三才特合說衆人悖之任

氣氣主理隨役故惡生說皆自文貞家問答中出與  
華海師全同載一部爲卷成帙矣申矢直齋被戮無  
遺時盡入虐爐無遺傳者而前者庚午趨拜於公第  
公曰吾師弟輯文與矢直齋共沒無遺故吾後更成  
爲學文諸草略章觀之乃出示之披究則學圖說及  
天人心性合一之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說  
圖又因朱子庸學章句或問之說以著天理流行發  
育之衆學者變化氣質作聖之道以孔顏曾思孟之  
說序進德先後之目以程朱諸子之論評用功淺深  
之趣作聖圖又定四書五經之訣文也而欲付吉再

命保藏之云余見而悵然歎曰先師之道辭被火無傳已矣大人之此文足以代前言而少爲發明不泯云矣公之敗後此書不知所在近者聞之權近自癸酉附新之後乃次出公之諸圖文以爲已著於天理流行發育及學者變化氣質作聖其進德先後用功淺深之論及聖圖諸文姑未得聞所在應必在權近家而姑不出其心必欲姑待差後而出爲誇作世信計也然觀其以前日委質致身之事君父者驪興朝冒作辛吨之子共贊時朝極其讚揚而安然無恥甚矣渠之爲學亦或有承受之日於圃隱諸大君子然

其或所爲文有之出其心之所蘊卽誌其心則不過  
美新論及太玄說等書也何能爲君子義理眞積之  
心工體文無露圭角者耶蓋其圖說皆大君子堂堂  
之心蘊積乾坤理氣流出洋洋之著跡也彼之文辭  
奚能當此若後日有大君子則以其圖書雖不知所  
爲之主必不許渠揚雄華歆馮道流者也吉再也者  
雖平日受業於牧圃諸公圃隱平昔未嘗許品其登  
科之日牧隱諸君將欲大揚辟用圃隱曰再也佞不  
能壁立巧不能方特其學姑將大不就故耳以待改  
其佞巧辟用可也余於庚午徃拜圃隱時公欲以



所著付托吉再余以前日未許爲疑公曰近觀再已  
已大變後能棄官如脫屣奉孀母多得稱孝故然耳  
未知此時傳之吉再而再又傳之權近耶每今日夜  
思之疑爲似然者矣蓋得見究時朝之其乞書則曰  
邸下曰召臣曰辛朝登科曰王氏復位而歸鄉終身  
云又其云疏者觀之曰臣本寒微曰仕於辛氏爲門  
下注書曰臣聞曰放田里養老母以遂臣不事二姓  
志云者則其心卽揚雄其辭卽美新論李密陳情表  
也而權近贊揚比嚴光不屈光武使之復其家旌其  
忠於不死之時則其心恬不爲恥安享其復樂受其

旋究觀厥爲洞見其心事做爲矣昔者再潛謂余曰  
逐驪興王允王時允王泣脫衣示左腋下金鱗三隻  
曰我王氏承王統者皆有此表而惟我父王亦有此  
表以父王爲辛而逐我父子耶臣下索綿閉口後日  
當被弑時又示此表百姓無不見泣異哉開我國承  
統之君皆以龍種嫡傳無不有此鱗今反曰辛氏辛  
朝而王氏復位後不事異姓自處辛氏臣而非王氏  
臣假使我驪興王謂之辛氏豈非我王氏五百年國  
之子民乎蓋士民之臣事二姓之君不爲大義之嫌  
疵不以致身於前代言也豈以寒微諉托不食祿而

致身其朝逆革其君父之姓乎昔者傳聞猶在吾耳  
敢以奸筆不畏吾耳乎此不過毒蔑倫常埋沒義理  
以媚新國也於渠何誅其罪惡哉嗚呼天也師道之  
堙塞夫牧隱嘗曰天出申文貞又出達可任開創理  
氣之元基重責後世人孰不謂文貞達可爲東方理  
學之祖斯言嘗與我言之而今聞時人皆以謂牧隱  
云圃隱爲東方理學之祖申文貞之大道終然爲之  
泯沒痛矣圃隱則其理學之書使雖泯沒然其名則  
庶或可得以傳之矣

李牧隱名穉字穎叔韓山人其爲志操才器洞高達

明豪放峻潔博文廣學如白日大道上良驥之行主  
於文章峻極而性理踐心則未嘗爲精微然其立朝  
也忠清耿介之性特然壁立千仞如立萬丈之木於  
國都市南門外長爲狂風觸拍不爲動拔之勢又教  
誨儒者成就之學亦多實百世之名儒孰不許之當  
日受學於申文貞之時先生每不以安詳從容常抑  
氣曰爾有狂狷太剛之病顏曾以沉潛魯鈍就其極  
曾點仲由以狂狷太剛未至豈不爲聖門之歎耶夫  
子既定四子之長短則今觀其既定長短究其深趣  
而就之則顏曾既不易哉一人之才器有萬條稟佩

也爾之才器足以進之而反常爲才器所害可勝惜哉公趨出口曾點仲由雖不得至豈不爲大賢耶稽得見稱於先生如此死且何憂其見氣如此故立朝也多有漏隙之歎多見踈迺之敗蓋不能安詳從容沉潛精粹而都作果剛豪放洞達而峻高過中故也公爲大司成先事薦拔儒賢教育人才爲本其爲諫官先請行自王公及士庶人同三年喪喪禮俱以五族之服詳問師席得聞宋儒氏已定之規兼受宋儒氏未發之旨精鍊禮抄規定頒行多所開蒙發明於斯道公常以鄭道傳趙浚等十餘人指謂莽操秦檜

其後連爲道傳等之中毒世革後又以當日儕友  
幼狗撓尾之輩摠指謂城狐社鼠化作妖媚之妓面  
迫無容故雖以門徒之追後而歸當文柄者訟其寃  
雪其蒙惡然鄭道傳卞季良河崙輩嫌其斯文特行  
之跡詐做寺觀記佛經序及讚僧尼詩句忝瀆公文  
中而且公於當日斥普虛曰夷狄之國亦爲國則不  
敢棄吾道君師之定規所傳典曰君曰臣曰父曰子  
之目父子傳代而君率臣臣治民民奉上斯則不可  
違中國之道吾邦若爲夷狄之國則佛亦聖也豈敢  
不尊信如堯舜周孔之尊而尊於堯舜周孔之道只

借斯道定次之目而教之則必其以佛虜之術可哉  
東方雖本於夷土自箕聖奠東之後創之以華道革  
其夷教一同華行故新羅武烈王時唐太宗許以東  
方君子國至我高麗大宋稱以小中華爾欲行華道  
則在吾土貴吾邦可爾若以爾道則速渡界海任處  
四方夷狄之國爾行爾教可何在我土瀆亂斯道之  
國公於此時以此見斥於世而盖公處朝廷與士友  
間闢異端說皆如此類今彼凶徒因嫌作奸指喉史  
官革公之特行立言又做出扶異端讚記美序與染  
韻又除消其斥邪多張說只取拔其佛亦聖之說以

謂某讚佛教之說深結妖僧懶翁釋真一傳播衆寺  
爲記章訛動一世曰某之記文序詩又亦投雜之于  
公集得行中噫後世若信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之訓豈不謂此哉毒之甚矣凶徒猜嫌君子之  
特名如此其惡也然則何其奸畫如此其妙也歟且  
圃隱諸子之立朝處變經天緯地宇宙棟樑之大道  
俱載秘藏不可更論

竹松塢徐甄曰我朝真儒崔文憲始創之後文物中  
養來人有儒道氣像者彬彬次興可述者多矣然可  
以真儒名目中特優秀出者安文成中起晚年成就



大可觀者載其國乘有其文集又吾子嘗論棄其成就前所疑者著其成就後進德者繼之則易東禹先生其尤之而申文貞乃起于時純備詳道圃隱又繼起復倡斯道牧隱同時亦自任文柄而圃牧則雖罹罔測火網志同友問道生一時爲流戮然吾儕亦同時或有受業者同討議者若干有備述其大綱不爲時諱者當季革時適道中節吾君同之聞見將修國實野錄藏之又今時國所任文柄者皆當時兩師門下稱遊親受長養恩情者撓尾乞憐而歸者也必於其師二隱絕不泯滅之而二隱亦爲當日道傳輩之

最疾惡而終爲陷網皆畢境爲其畫謀矯變指揮中  
毒然道傳輩亦敗於今當國時君之事故其爲前日  
二隱下載情今爲當路者因緣機便要奪其惡名則  
二隱處變經緯建議底實與夫當時無干異端闢邪  
術之特道惟待吾儕野筆之所詳至其不爲時諱之  
文行炳焯庶幾可以暢叙于他日矣雖或有因嫌之  
矯誣添毒者其不過誣之渠國世也其爲名實不可  
得掩何傷於二隱申文貞之當時斯道特名子孫名  
節極爲時國朝廷與執柄之人擅命之子引世積怒  
慘諱其名酷疾其聞也吾儕亦與先生當初時未同

詳聞見則豈以絕而泯滅之名諱得以大綱發明以俟後時又况先生曾孫自誠之又見忤於權近而斥放益積嫌怒疾惡於時世者哀哉痛矣吾子詳事實盖過於鄙僕徒或得聞略詳於先輩者乎耘谷曰噫先生道大純備至於微旨細妙無不極精而不啻出處得宜而已亦在言語一言一辭無不溫切和暢皆適其宜何獨最積怒疾於斯世怒聞其名者盖先生知人昭鑑孔超世哲接人霎時知其反悖常務其防源見門徒班友之作惡常斷案斥黜咸適天道且先生孫矢直齋直性過中特疏特言大激時輩而先

生之前鍾愛宿儒一以歸逝或有在者一無撓尾乞  
憐於權柄而皆罹蒙惡名逐戮無遺籍家瀦宅羣年  
許遊門者時日不久樹情無年而失其威儀旋歸衆  
所而或繼從其門徒門者亦不久世革自要取利于  
時朝或懲之蒙禍或因夙積世嫌咸戒稱道斯師父  
子相戒兄弟相諱雖樹情無久然師弟之分自存似  
不可若是終皆反之噫蓋見其皆以故國致身之  
臣子要利攀時則可知其爲心向背何況蒙情無久  
之師乎然則其以背師反悖之事於渠何誅實非  
自誠之益積世怒故也然僕曾因略聞跋先生家狀

而接載圃隱所撰草潛托之右第詳披閱而或有吾  
子所聞及知之者不及者各增添之以俟後日碁局  
之世乃出示之竹亭曰吾子前日答晚六堂崔潁書  
又向答石灘李養中書曰壯節公我國開業之元勳  
國家典憲流之可爲法於後世者皆公之當日所言  
設施者不啻代死存王有國之特最功烈也若公之  
無代死無國矣若非公所言又無國矣若公其延壽  
我麗文物禮樂垂統侔之中國婚路以正貪程以恥  
而公之預沒雖賴有國國家制度纔侔唐世緣公之  
無也累世後有孫吾先生得其典籍於易東深沈自

得極述前美而且吾先生一言一行之爲典教不下  
先忠賢壯節公之落落特烈圃隱中節理學之道得  
之吾先生遺風而一創又加之在朝班周旋從容雖  
處蒼茫中折旋中矩而至其世革歸之以正之特行  
大節皆吾先生出處遺韻涵包中培養來夫圃隱得  
其理學而加有殉正可以侔先生之大勳而蓋斯道  
並名者文貞圃隱兩先生矣僕得見是兩書深許明  
見然吾子若不明之何以知之

世東嘗聞諸子之言且因元友之論斷自箕聖後始  
起弘儒侯編歷文憲晦軒易東以至諉簡圃牧修爲

東方斯文之淵源行狀不諉簡齋不分各部而附於  
話東記中金文安先生事時過未及而鄭仲夫之禍  
極酷無詳傳焉而余亦孤陋不詳及見元友所編師  
說已有文安數節語載集傳中金鼎氏跋文安先生  
之蹟之抵書於余者足以發明余未言之罪矣若後  
日師全有刊行之明時當以愚之所編諸先生淵源  
部載金鼎抵書同登梓以實淵源之爲憑案可也

元耘谷居義

范世東謹言林始巢李千善林隲金三近諸人會余  
伏厓之下伏鳩論耘谷元天錫之居義曰高麗進士

耘谷元處士簡齋申先生門人也麗命訖隱處原州  
雒岳山覺林洞山僧亦多往來談討消遣歲月人有  
譏曰公平昔斥佛甚峻自隱落後山僧來往棲巢談  
笑自若一生中豈非兩截之趣乎公曰人皆一生中  
一節之人罕少而我麗訖命顧當新國若箇有一節  
人散落各隱相在殊地落落難合顧以常人與談討  
則孰非時輩人耶若不能同一節人與其是皆異端  
人也若與異端人與之不若與潔身棄世長往不返  
人共之故門納山僧談討送歲月

公與兄瓮巖天常友愛甚篤承順奉志一無有違瓮



巖亦於公常懷有毀傷之憂須臾不舍於心然雜以  
儒釋善談佛道之說恒異之於公公嘗曰雖兄弟形  
質分生各器器量知覺亦不能自同一器一二諫于  
兄逆意貽苦吾旣過矣豈敢三乎復不敢忤志惟湛  
樂而已公義不食粟采松山頂葉以料糧皮以煮食  
盖取諸不忘松京之意也飲不撤釀種秫山田可以  
米可以麵盖取諸陶潛取釀之意而秫者黍也是所  
謂耘谷松秫粥松秫酒也久服肥膚氣力自若如少  
人有言曰公服人所不好之食而體力不損大抵異  
事公曰吾聞申文貞先生喪親居憂時食不過粟米

飲一器未嘗有減損我今亡國長逝時食猶能飽能  
醉何損之有

陰村金若時石灘李養中觀稼亭崔清夢麗窩徐甄

松本  
塢號  
竹

竹亭卓慎德谷趙承肅遁村李集梧隱金士

廉泉谷崔元道處谷趙瑜石浦金潞遁泰陰仝陽

理字

舍翁  
人官

木翁河自宗怡軒成汝完二憂堂李瓊李園外

人孔繼聖

明國  
亮子  
子進  
士

從麗散人牛星維

麟進  
父士  
來

尤伏

齋方直範

化交  
父學  
萬

晚六堂崔潏蹈東子夫宗義

人官  
舍

文山薛推維

申官  
事知

等及嚴

名失

與吾儕二三十許人每

歲春秋會元處士家雉岳山頂因岩為壇自變祀至

革祀祭列聖至驪興江華杆城後王

列聖檀君以爲創啓東方始基之君箕聖以爲東方變夷行夏之君當時國史皆淪亡喪泯消於仲夫之變太祖開國之君以爲開國之功至恭愍驪興江華變以垂亡故曰變祀杆城王革命後革國故改曰革祀以驪興江華杆城王者取朱子書綱目帝在房州之義亦曰後王者取後漢劉禪謂後主之意恭讓則新國爲諡故義不用之

有道之士及殺身死義扶綱振紀成仁者皆配祀之  
有道之士祀弘儒文憲文安晦軒易東不諛簡齋

配箕子之祀前壇圃隱亦當配而死於死義之祀  
故拘於豐設未配弘儒之配申守忠文憲之配申  
氏三世及先生二子二孫及崔敏庸韓于純金行  
瓊文安配晦軒配白文節頤正父子及洪奎申衍  
申淑朱悅柳璈薛公儉洪子藩辛藏權溥李伯謙  
金利用宋英安于器等易東配鄭僖李晟閔宗儒  
朴全之金開物金怡金台鉉金承用韓宗愈李兆  
年崔有滄尹莘傑朴孝修金倫崔瀼韓渥朴遠尹  
宣佐金仁沈羅益禧許棕崔文度等素從學文成  
文成沒後以文成命宗師易東者也如李齊賢朴

忠佐李穀初師白頤正後宗師易東者也皆從易  
東配食年紀焉爲後生晚學於易東者與申文貞  
雖同師易東易東沒後易東之命不較年紀皆歸  
師文貞故配食於文貞之位左前次序於先生仲  
季之位右列次配以元明之學者文貞之後生年  
紀者雖宗師文貞亦師簡齋故皆以爲配食簡齋  
位前左右皆以當日碩德聞人皆配箕子前壇而  
自恭愍至杆城時殺身死義人及罔僕者別爲壇  
祀於諸先生位前正中左以申省齋譚申矢直伯  
清主東右以鄭圃隱夢周成杜門子思齊主西

後又以禹養浩玄寶追同東主以李牧隱穡追同  
西主配享則皆從主位左右太祖之配惟太師申  
壯節以勳功名聞人無一人享叅配此不尙功名  
利之義而憎出時輩人夙慕者耳恭愍驪與江華  
皆無配而但哀其變哭其喪杆城則以世子奭配  
而哭其革盖道之傳心及行之有德殺身成仁罔  
僕扶綱皆斯道之淵脈故享於箕聖及太祖之位  
前而每祭時紙主設位讀迎送神辭祭畢祝焚解  
黃衣翁申晏與堂姪浩製祝耘谷目製質牧隱牧  
養追主後卓慎改正設位分次雖諸人公議實耘

谷立議主張入享人無官之惟申禹氏最多

從叅壇祀貞齋朴宜中遠村金義生樹隱金冲漢龍

湖孟好性休菴林先生桑村金自粹松溪朴太始醇

隱申德隣林卓閔安富申包翹田貴生李孟藝高天

祥田祖生李崇仁蔡貴河柳洵邊肅高天佑徐輔朴

寧徐仲輔李裕趙猜趙安卿朴湛李守仁金五倫鄭

熙趙洪李遂生李思敬南乙珍李行金大庇李淪安

從約邊貴壽朴忱金浚尹陸具鴻閔普李唯仁裴尙

志車元頰朴門壽吉仁迪宋李嚴蔣潘洪韓

七人紙  
缺失名

等不僕新國諸公源源往來從叅興立壇祀諸人同

節樹綱常於已傾之天地明彝倫於已晦之日月  
此時及或復往來同罔僕之致延談話麗末時事與  
新國時輩人事相直實不諱且從以書記之必親自  
着筆至山僧之接席必置酒輒醉消日談不越溪岳  
雲林之外筵席中或有以詩句相提則必托醉不成  
無一番酬和瓮岩恐有忤僧意爲世逢怒謂耘谷曰  
山僧之源源來從以有我之故而子亦不齟相好粹  
然不可相阻而唱酬相提每托醉無應久必恐其貽  
疑易生嫌隙且無學禪師爲時朝寵僧而其師懶翁  
嘗見斥提嫌流來久於師門之徒矣僧則草綠之一



色也易擊馳躉吾將以爲兄弟一身以代醉弟酬應  
子不云不然談話間橫說豎說雖有忤時之言彼不  
生禍談話消遣足以送餘年麗史實記斯文拾遺足  
以完笥壽傳師門遺孫快得保命傳姓耘谷曰愛弟  
哉兄兄其愛弟實存國事之發明傳師蹟於灰餘保  
遺孤之亡命愛我惻怛惠廣不已我敢不順自是而  
僧接有詩酬及或書記瓮岩必代耘谷耘谷不曰不  
然而自如自爲往往在感發故國之懷即事直詠無  
諱時輩事詩句語異編於與罔僕人論話所記外而  
皆瓮岩書於軸箋編冊同部酬僧牒而以謂耘谷詩

集則僧皆以謂瓮岩所代公無所改公兄弟俱無僧人志同契合且其發口亦因麗末時輩事無所諱隱者多又以無學道傳裴克廉輩之私相就閑談古傳話之間者蓋平昔所未聞知事而以秘密巧幻之爲而亦多詳及焉

人有嫌以瓮岩筆跡耘谷自以若自己所著者謂耘谷曰讚僧之詩讚僧之記子絕不所爲而皆以伯筆跡自集藏笥欲以爲眩於後日蓋吾心之眩惑滋甚耘谷曰兄之爲弟爲之弟之爲兄爲之且兄之未爲弟代之弟之未爲兄代之何所嫌焉者而大抵所以

然所不然子既知而有言焉人亦必有知而記焉兄弟雖欲相容其不可掩如此又曰兄愛我之攸切我豈忍以異而改之在人之所見知復不殊別人必有記辨是不改辨而自改別之何嘗自較是非而兄弟相辨別分倫而自傷哉嗟乎吾等嘗商悉此事而論之曰故國事實師門徒略蹟粗明於本朝進士耘谷元處士之所正實扶護壽傳之功者瓮岩處士也豈以瓮岩粗有涉獵於釋道之疵此他人述釋者而小之哉

余嘗著話東記一部元友亦編修事實相藏笥而華

海師全則與元友共爲拾遺搜輯以傳元友而元友  
合爲一部編二本而一本自家藏守一本傳諸余曰  
編略一本守傳恐有前日或值甚事難保之虞故茲  
爲二帙一傳君一置吾余歎其將慮之遠欣然敬受  
藏之今諸賢來叩而看閱因歎元友之行義論元友  
之處義故余記其論以爲編輯主人事不可闕因書  
師全之尾紙又徃元友塢書元友守編之下曰以子  
評論書于編末以示後日師全所編之有主人矣此  
是公正非其私也子其無嫌私矣元友亦不自嫌而  
不辭焉因書之以俟後日評案之實云爾羅州伏巖

鳩范世東謹書

後王誥忠情辭

王在江華江陵時

璇族前定倡君臣

瑤

敢收血淚裁陳忠情真辭使忠

貞前佐命臣鄭夢周乘間進誥噫噫骨泣哉子於父

豈廢以立臣於君豈廢而奪天理哉允王年纔九歲

資質雖英傑聰敏身在虎口何判分別圈養爲患之

虎群盡特率羽林豹屬反覆神位獨掌忠良得在隣

側者數纔八九而本無羽林屬徒官衙所在只此脫

肉赤手何以衛禦徒以寸舌何以食虎只自抱懷之

心早晚盡已周旋于國已而事將多迫何以爲可噫

大王被亂允王變立時佐命忠臣李穡見忤於崔瑩  
欲棄官歸鄉辭職在外而謝客杜門天壤卒致賊臣  
紹宗之輩既逐大王于位奸懷虎狼心欲擇立宗室  
間幼冲愚蒙之姿忠良侍中臣曹敏修聞變趨入王  
位既去不得已欲立大王之允子以圖後忠而爭之  
不當虎群之勢乃曰鄭夢周雖有道著龜之人在遠  
外事未可及矣李穡亦惟名儒砥柱之宿臣雖在外  
惟近可往以質以定大議群虎素服稱道其盖世之  
名節故不得已乃許之俱往質之李穡果曰王既離  
位事迫至此爲之何爲噫王之子玄陵之孫而惟在

則豈取宗族他子當立前王之子虎群雖有遺患跋扈之計既許敏修之請故不得已乃定議而出李穡仰天歎曰群惡當路王既被毒我籌何爲欲將正義王禍愈極故斷定允位我罪難釋然伊尹則放而還奉今王亦必懲前致悔吾將爲伊尹卽馳入時臣與鄭夢周等聞變而趨往觀變允王泣謂僚下曰九歲童子何知爲國速奉還父王群虎怒目如裂而或曰臣下代體爲政鄭夢周掩捲衣袖赤手示允王又撫胸示之臣與李穡安魯生等八九人卽解其意亦暗示赤手與胸允王英敏亦卽識收泣鄭夢周與臣等

嘔血淚血因顧拭口曰出好興戎臣等孰不淚血潛  
諾虎群廉察者只聞出好興戎稱道徒屬曰暗聞其  
議計出好事方可興戎相傳稱慶此時虎群揚凶杖  
惡欲崩天逆踏以我大王革姓易父之說給價巧喻  
于都內都外群聚訛傳鄭夢周謂臣等曰事將慘矣  
盖篤謹發露圭角之禍吾嘗先第探訛之源懇喻於  
跋扈之酋止買訛復君辱乃徐徐圖計徃復懇切於  
虎群曰廢昏立明有古憑籍今或云爲至于革姓易  
父自古弑君逆篡之所不忍爲今驪興爲後宮韓氏  
之所誕生世孰不知之而豈忍以前日逆臣洪倫韓



安宦豎崔萬生計設凶機欲要久權於大行朝

慙恭

欲

陷驪興王之東宮被申自享

諱藝初

直疏又吾輩匡惡

之忠不得其計而乃凶出巧毒之謀諭其徒金庾崔源等求其肖貌於東宮般若之子然故暗殺之諭般若曰爾子入殿事母後宮韓氏爲東宮在般若已聞東宮定在曰妾雖閭中賤人旣聞有東宮則子豈入爲二東宮不聽庾源等曰東宮向沒而殿下無子故暗求肖貌者爲東宮爾子然故謀諭偷入爲東宮般若信之然不敢庾源百巧諭入般若暗入見則非也出曰非也庾源告倫安等倫安等出金三千兩求

般若族屬子使諭之又諭般若曰設使爾子死有此  
金有此兒何憂于死般若乃入稱子囚鞠三年般若  
服辜庾源逃命入中國誣訴天朝天子聖哲孔昭執  
送詔曰明考事實以聞乃明罰討惡庾源纔下一杖  
亦服辜咸戮以奏天朝吾儕俱爲周旋於其時如昨  
如今之事携之誣世瀆常耶以此幾得虎群之感回  
宿惡忠奮義激太剛于中發露圭角自古爲國之禍  
大矣李穡疏濶機張過峻計事以復大王之說不密  
漏泄禍將叵測而李種學文忠奮義激過中唱言曰  
我父之定策立今王國事叵測禍將急於前大王故欲

弛宿起禍而從後爲周旋計也我父實負亂國之勳  
柱大策今欲復前王豈不爲貞忠大節而凶徒敢還  
謂之賊耶玄陵廟旣以前王封江寧君而立府矣又  
天子命爵之彼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而  
又冒以他姓易父而賊肫乎今殿下雖幼常痛父王  
之見遂不視朝事任責吾輩吾當與忠良周旋復上  
王于位此說播訛國都中外禍在頃刻中又前大提  
學臣申伯清嘗以寄弟前判事臣得清隱遁之書爲  
王在江華之說爲虎群所疾惡斥逐且聞革璇姓易  
王父之說忠義奮激直馳入來于允王榻下上疏云

云爲宦豎窺聞而即馳告于虎群李穡父子急爲竄  
流申伯清全家沒戮允王又被禍急張遂歸江陵而  
臣本稟質內密外愚若爲人掌物蚩蠢之歸故彼凶  
徒虎群以臣謂蚩蠢無爲必爲掌中物朝以改封官  
名定倡君之倡字冒以允王諱字夕以扶擁坐位事  
已至此天地駭變何如哉臣乃欲自死不欲致位鄭  
夢周門人金震陽自門外適進曰勿辭勿死急登位  
乃以一封書暗入袖臣素知其忠良得其師傅必有  
懷周旋謀畫乃不疑進位乘隙視封云申伯清李種  
學義奮過張事已至此公若固辭禍及于王矣公不

如姑領位名待僕師夢周還歸與之從容周旋密結  
滅凶復王于位計矣臣因顧庭盡退獨留震陽計事  
矣即夕聞之則以在側不出之震陽彼凶徒以勳號  
加之震陽欲自殺縊于殿棟臣急解曰子何以使僕  
不致死被之惡名而棄之死耶子亦不可不考領勳  
名以待來日子師還共與周旋震陽乃止待還此時  
國事叵測允王知事無可爲乃與臣等潛結秘計請  
借天朝明威欲圖大事而以夢周遣使于天朝纔到  
鳴綠界聞變即還是時凶徒以夢周無謂臣致位者  
反皆謂夢周籌勳中外藉藉夢周乃還先赴允王逐

所奏事故中外無不愕然失色夢周且到于臣所臣  
不覺失哭夢周曰事已至此既往勿說將勿泣由是  
中外息訛急禍弛張莫不稱慶功全屬夢周夢周乃  
密謂臣曰以我不見主角爲自欺稱慶功全屬之子  
能因此屬我兵權耶臣曰圖之翼日乃欲以兵權屬  
之帶任凶徒自持不歸爲之奈何然與夢周等第爲  
密機周旋伏願大王若得還次大王自爲上王傳位  
于允王允王雖冲年敏捷果斷好臣規諫大王可以  
安位臣瑤百拜祝天泣陳忠情伏望解憂于心安保  
聖躬以待臣等之忠此後恐爲泄漏未敢再煩夫心

結而憂而不解則似易致疾不壽臣瑤百拜泣祝壽

後王泣變陳情文

王薨于江華江陵後

臣瑤泣變陳情使同朝臣鄭夢周暗封馳奏于兩大  
王積冤靈側噫天地不開日月晦光致此凶變天地  
何極噫既往略事已奏在世之上書豈敢再煩其後  
臣與鄭夢周等日夜泣忠欲圖千策萬密事違素心  
籌策將紆爲之奈何常綱崩頽王運叵測鄭夢周昧  
服凶賊之酒藥所毒義疾暴作日夜嘔血五七七八  
而幸以宇宙山嶽之稟質不隕其命不能視事而近  
聞賊臣吳思忠尹會宗等爲凶徒指囑敢作弑兩大

王之疏渠相輪示而適鄭夢周纔出視事一日渠懼  
事張急令凶賊李行卽因自批潛遣徐鈞衡李珣弑  
王至此臣與鄭夢周豈能得知一夕卒以云誅大王  
兩朝事乘夢周之出外按事入賀且奏刼臣請孝思  
觀以告于太廟聞之其誥則凶悛惡說何至於此極  
也莽操輩事何以至此卽夕鄭夢周聞變入來臣倒  
床下失聲痛哭有聲云前王臣今殿下勿哭收淚臣  
舉首見之乃鄭夢周也臣曰公何出此言耶吾將見  
公死無恨因欲自頸夢周曰事旣至此王何欲是王  
若一死王氏宗廟社稷置何地乃目畔血淚赤下如



綸而出卽夜越墻而入曰王若一死臣亦從死勿論社稷其於王氏宗廟何孰將復有復前王之疏姓雪前王之蒙惡第君與臣冒罪俱生徐圖周旋不絕先主之宗祀雪復先王之被凶不亦忠乎且先王兩朝之廢王與臣爲之邪有彼權賊爲之也兩朝之弑亦王與臣爲之邪且有彼權賊爲之也然則王何有棄位自死之理乎臣何有棄事委死之理乎殷之亡微子非不知死且逃爲義而死則先王爲周之客靈故微子之心重在宗廟輕在自己故奉歸宋不付異姓而夫子曰三仁若此時無微子箕子爲箕子而必不

東來無要自己之名若非宗廟則自己爲義有宗廟則宗廟爲義而自己爲私然則仁聖賢哲豈踐私而棄義耶故義則重私則輕王神廟之後雖賊臣抑入玄陵之嗣事已至此則前王兩朝旣無嗣也豈但固執賊刼之爲不義而輕宗廟耶願王重其重而輕其輕以采大義而勿其輕圖報兩朝之仇夕聞凶徒以臣亦辱加以僞勳之名議臣非不知自勇一死死則先王之慘辱無雪故踐罪忍生以圖不露圭角此重義在兩朝與王故也臣乃覺悟以至此日事愈紆策臣與夢周若將死日不遠云何爲之孔子曰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臣將自思臣事非不知禱之無益以保  
王民之祀以雪兩朝之辱事自勤夜禱于天地星辰  
遣腹心勤禱山川自素斥異端之心亦非不知佛氏  
斯害知禱無益然物久則接神彼亦塑人由久僧輩  
日夜奉神必將接神也俗尙祈福吾亦爲之乃將觀  
亦勤于此臣下不知臣心多有沮者而終若無效報  
之理爲之何爲然或有天道不泯或得誠心以雪兩  
朝之辱矣伏願兩朝大王雖在泉臺亦將周旋致靈  
冥佑丁寧以圖雪辱臣瑤裁陳結情泣馳忠臣鄭夢  
周以告于兩朝神靈之下

大提學申伯清上疏

江陵王朝

略曰前日臣在鵷班京第時習知某某

歷指  
虎群

勢擅跋

扈久懷篡奪之心曾嘗潛議者無非不軌之說而今  
又以昭世如日之事諱裏而吹虛爲實推究自古逆  
篡誰有如此哉今上王誕生於玄陵寵宮韓氏而當  
時賊凶辛肫惑寵於玄陵廟玄陵數幸肫家噫溺心  
女色之君自古有之肫妾般若美色絕代而淫隙媚  
玄陵廟肫知之而其後生子一日玄陵幸住肫家肫  
心夙疾王而王至射隙與目笑肫見之發惡指兒曰  
此大王之子王憮然而還其後肫與妾交鬪携兒入

殿曰王以此爲元子王未知謂戲而因答其兒因此  
數入殿與遊上王之爲潛邸時貌類故玄陵疑爲己  
出下寵留殿數矣眈顯惡被戮其兒旣不得入殿一  
日王忽思之召兒入殿臣之徒一帶人以謂爲雖王  
出非真的而入殿內此亂邦之本且王欲召入其母  
王之素有之子必危於疑真假之兒起亂必矣不如  
早除因交與廷爭請斬之今彼凶徒亦相同之而王  
不得已命出投斬兒已逃去廷臣更議曰彼旣逃之  
更不得入矣且雖不知真假若或其真則亦聖躬受  
氣者也逃則恕矣乃黜般若干城門外更不許入

城門內而使城門卒熟面禁入矣云云隱云止者說與自

朝逆同臣忠偷情安辭庚今源不以煩至再出奏之天今逆臣某某虎又群數既

逐上王于江華殿下又立纔未年又重之而乃欲快  
行篡奪之志欲誣收國內百姓之心憑藉當日餌權  
要幸之凶徒暗囑同流凶設奸計而誘買都內都外  
牛童馬卒之喧訛扇撓百姓心假使其凶說若曰然  
之則彼凶徒何當日討罪凶賊時與之同周旋耶今  
以昭明於本國中國之事引之以藉行欲行凶計豈  
得翳蔽乎士庶既識之耳目耶然則彼其凶謀釀事  
所爲志者以做無根做爲苗穗百加於前日之凶賊

設計殿下存亡之命篡革之禍即在朝夕而彼執柄  
則某之子是也某父子權重山岳勢傾天樞勇碎地  
維若非杖節重義以輕死滅之士則孰不趨下風靡  
且欲佐纂衛戴同心者百有餘群最才且謀雄且勇  
某某虎又群數而皆爲前日上王之被寵無比贈柄委  
勢者也將爲之何臣有買斬馬解牛之釵今以臣任  
冢宰委國政專兵權屬百官之命則一分指揮誅盡  
凶徒如斬馬解牛可以還上王于位且安保聖躬云

云

華海師全卷之七

右華海師全我先祖不諼齋先生遺蹟而藏於耘谷之笥傳于本孫者也勝國秘史鄭重不敢發亦已世矣往在庚子京中宗丈知而請見故始出示人自是厥後畿湖世誼家徃徃多謄傳處丁巳公州士林合謀闡揚通札累到而傳寫之間銀根多錯故請本孫家藏互爲攷正將付剞劂而未果其後三年宗人關熙與庇仁諸宗氏爛議商確設刊所於栗里祠卽鼻祖壯節公院宇也是書之顯刊於是祠豈非先靈陰佑者耶於是乎宗中合心士林齊聲而泰恒成均相其役始事於夔夏越四十餘日而功訖宗君之誠力



殫矣諸孫之志願遂矣蓋此事之始創者養浩堂後  
孫禹鍾泰也終成之者先生傍孫泰崇也茲敢識其  
顛末如此云爾上章泚灘端陽月下澣二十世孫世  
休謹跋

識

壁中之經復出於秦火之後爲萬世心學之啓源豈不幸歟嗚乎今夫華海師全先祖不諉齋先生心學傳授中領要則吾家之拱壁然上下數百載之間時諱或秘藏不得顯或刊布不得廣世之學者所同恨而况後承之列乎前辛未年間建鼻祖太師壯節公影閣於洙泗之南境曰景白祠翌年壬申夏四月奉安之日正本師全得於士林李汝洙袖中誠感應之意深且遠矣而吾東理學之不泯可推像焉曷不歎哉曷不偉哉秉彝所同不肖如渠敢有家學講明之

志將全書乃付剗劂聊殞淵源僉門以圖壽傳或無  
謬妄之誅乎昭陽作噩重陽上旬傍裔孫叅奉相敬

識

華海師全重刊跋

嗚乎我從先祖不諉齋先生遺文華海師全出焉無  
乃羲河之圖孔壁之書復出於異代爲萬世理學之  
祖耶謹按先生生乎勝國忠烈之時上紹易爺之統  
緒下啓圃翁之淵源真道學之正宗也其群小焚滅  
之禍諸子秘傳之實前年栗祠本詳之不敢復贅焉  
良爲於悵然先生之書搜拾於煨燼之餘特其泰山  
毫芒丹穴片羽可謂一鸞知全鼎之味矣我東理學  
之傳鉢忠義之淵藪舍是書何求哉門后孫叅奉相  
素有慕先垂後之志以先生遺璧廣布之意設刊所

於景白祠祠是我鼻祖壯節公範影妥焉之所也携  
帶來者文烈公後孫李文洙也後之學先生者以斯  
人之志爲法則不但斯門之學不墜也元耘谷范伏  
厓爲師門竭盡尊衛之心庶幾傳於無窮矣表以跋  
焉

玄默滯灘線陽節傍后孫 桓 謹撰

附言志錄

觀德齋邊胤宗記開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麗朝運訖忠臣烈士之徒  
罔有臣僕之志齊登松都南峴掛朝天冠戴蔽陽笠  
因登不朝峴各言其志禹玄寶曰去國季札終身可  
效曹義生曰甘心杜門死而後已林先味高天祥曰  
惟當從其義田貴生曰深入於山耕者誰知李崇仁  
曰陶河之世嗟已遠矣李孟藝曰願灑清風於雷首  
柳珣曰潘溪直釣釣周何意田祖生曰欲爲耕者何  
山可往沈元符曰王蠋之信我所敬服趙承肅曰伯  
夷之餓亦我意蔡貴河曰東瞻開城非復我土西望

首陽忍忘一心元天錫曰千古陶栗里與我同志徐  
輔曰願不北面愧二心者邊肅曰樓宋誰家其操可  
恭朴諶曰願尋高麗山申晏曰新王非我王忍作二  
王臣朴寧曰橫島安在欲往茫然金冲漢曰願從  
伯夷採薇西山高天佑曰願歸田里徐仲輔曰國破  
君亡余將焉往趙安卿曰時已非矣不去何求言屹  
望松岳曰伯夷彼何人曾守西山餓流涕而已皆曰  
可去矣

時鄭夢周已殉國於善竹橋李穡見放於韓山田貴  
生逃入絕島李裕李孟藝隱於鰲川趙狷先隱於松

山曹義生林先味高天祥徐仲輔皆入杜門洞李守  
仁鄭熙李種學並流遠地柳珣隱於五鳳山元天錫  
隱於雉岳山金澍禹玄寶入中國崔潑入中臺山趙  
承肅歸于德谷金五倫隱於雲山趙洪遜于栗原山  
金自粹隱於秋嶺李思敬歸肅薪里李遂生隱於栗  
里金若時隱金光里南乙珍隱古沙川蔡貴河隱多  
義峴徐輔遜積岩李行隱醴泉洞申晏歸黃衣山李  
淪遜桃灘李養中遁廣陵徐甄遜林川林卓歸錦城  
金太庇隱古石山高天佑邊貴壽安從約金浚尹陸  
朴忱裴尙志具鴻李唯仁朴門壽成思齊閔普文林



隲車元頰嚴 張 金冲漢李 金瑞閔安富申德

隣申包翹田祖生之徒遠遯于流頭山下排祿洞皆  
抗不二之節而取其義成其仁焉

林休菴先味曹遠村義生孟龍湖好性李二憂堂瓊  
俱以丁丑生又與圃隱同甲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公  
五十六歲四月四日鄭圃隱殉節有輓哭奠諸賢皆  
來二憂各言其志世所傳言志錄是也陶隱歸於陶  
牧隱隱於牧貞齋朴宜中歸於農樹隱金冲漢歸於  
樹松溪朴太始歸於故庄耘谷歸於雉岳二憂歸於  
墓庭下脫冠振衣於松栢枝共會不朝峴而作別二

憂遠村龍湖休庵同入杜門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  
十六日也

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許可

昭和九年一月十二日 印刷

昭和九年一月二十日 發行

# 華海師全七册

慶尙南道泗川郡龍見面温井里五三八番地

編纂兼發行者

申

相

慶尙南道晋州郡晋州邑本町二二三二番地

印刷者

金箕

洪

慶尙南道晋州郡晋州邑榮町四二番地

印刷所

晋州印刷所

慶尙南道泗川郡龍見面温井里五三八番地

發行所

泗川温井泳洙亭



陸表  
287

12  
320.4  
63936  
v. 7